

精神家园

灰 灰

陆曼玲

较之复杂的人际关系，动物与人的相处纯真而简单，深厚而自然。比如，我和我家的狗。狗是灰色的贵宾犬，到我家时还未满月，怯怯地，在笼子里缩成一团，像见了陌生人的村姑。

我第一眼便喜欢上它了，因为它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圆圆的，亮亮的，澄澈无邪且透着机灵。它的鼻子、嘴也是黑的，围绕着鼻子和嘴的却是一圈白毛，黑白分明，凸显出五官的精致。毛柔柔的，有点卷，耳朵的毛长得很长，像两个大巴掌牵拉在脑袋两旁。根据它毛的颜色，我给它取名为“灰灰”。

也许是到家后我第一个摸它、抱它吧，它便把我认作了它的“第一主人”。我读书时，灰灰静静地卧在我的身旁，时不时拿眼瞅瞅我，又将小脑袋放在我的腿上；我看电视时，它依偎在我的身旁，有时看屏幕，有时看着我，如果我恰好也在看它，它便撒娇般将头钻进我的怀里，用舌头轻轻舔我的手；我在家搞卫生，它寸步不离地跟着，时不时直立着摇晃它的小尾巴；我要是外出，它欢呼跳跃着想同行，如带它去便兴高采烈，不带它去则万般无奈，竖起耳朵等待我的召唤……我回家才出电梯，便听到它欢快的叫声。打开门，欢迎仪式热烈又隆重，灰灰先是围着我又跳又蹦，继而轻轻咬我的裤脚，蹿上身来想让我抱。拥它入怀，它委屈地看着我，眼里似乎噙着泪水，像在抱

怨主人没带它同行。

都以为只有人才会嫉妒，没想到灰灰对第一主人的独占心理非常强，谁要是在它面前表现出与第一主人的亲昵，它必跳跃其中中断这种行为。即便是第一主人与第二主人拉拉手，它一发现便迅疾介入又跳又叫，直到两人分手为止。下午遛狗时遇到其他的狗，我只要摸一摸它们，灰灰便在旁又叫又跳，并挤开其他的狗站到我身前。我只得亲抚它，它便高兴地摇着尾巴得意扬扬。

狗是馋嘴的，作为贵宾犬的灰灰也不例外。家里做红烧肉，它鼻子一耸就知道了，进到厨房就不肯出去。早上给小孙女烤鸡翅，人还没上桌它就攀在餐桌旁站着了。它一直站着，用前脚扒我，我不理睬，又去扒小孙女，小孙女也不理睬，于是急得团团转，不时昂起头仰天长啸。

灰灰最生动的是它的眼神，那就是一首无言的诗，深邃而隽永，丰富而含蓄。受到伤害时，它是凄楚的；被主人误解时，它是委屈的；受到怜爱时，它是愉悦的；被人赞赏时，它是欢欣的。有一次朋友来家玩牌，正在兴头上，灰灰多次吠叫并拿牙咬我裤脚，我没搭理，后来发现它是内急要出外排泄，无人开门便屙在了家中。当我清理尿液时，它躲在桌子下一声不吭。我拿个衣架赶它出来，它委屈地看着我，眼里满是哀怨，那凄楚的眼神一下

消除了我的恨意，倒反过来检讨自己的不是。是啊，它虽不会说话，却用肢体语言多次告诉我内急，我只顾自己玩得开心忘了它的要求，错在我呀，怎能不分青红皂白体罚它呢！我收起衣架，轻轻地抱起它，它的眼睛瞬间变得明亮，讨好地看着我，似带着笑意。有次我外出没带它，它报复性地在客厅这里屙几滴尿，那里屙几滴尿。待我回来，将它揪到屙尿点，它迅速挣开我的手躲进窝里。我装作要打它的样子，它眼里满是害怕，偷偷地看我一眼，见我板着脸，赶紧扭过头去。过一会又偷偷地看我一眼，见我脸色温和了，便娇声哼唧，然后站起来舔我的手。我大声斥责它：“今天关禁闭，老老实实在窝里待着。”它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眼神一下暗淡，蜷缩着身子在窝里一动不动。

在“抖音”上常看到一些狗极为聪明，能帮主人买菜买药，能表演各种节目，甚至会算加减法，灰灰却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要它拱手作揖，总学不会，更别提帮主人做家务了。说它智商低吧，它却很懂事，你跟它讲什么它都明白，喜怒哀乐都恰到好处，就如同聪明却不爱读书的孩子。成绩一般却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便是情商高吧！有灰灰的日子，多了很多趣味，很多笑声，很多温暖，就像鲜花绽放、小鸟啼鸣、阳光明媚、春风醉人一样。

（陆曼玲，武冈人，曾任职于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湘西南诗会

乡 愁(外一首)

陈巧红

风从祖屋吹来
鸟儿与桃花、梨花密切交谈
鸭群犁开一池绿
草尖上最后一颗小水晶，飘进
蚯蚓的轨迹
紫燕衔回春泥
漫过竹篮的地菜花
与鸡蛋，连同
阳光、烟雨、土地厚实的香
煮出春天的烟火
熬一壶悠远绵长的乡愁

风景独好
那年我知道了
她叫肥田草
一个和狗娃一样土的名字
河水亲吻着大地
嗚嗚舞动牛鞭
将希望犁动
阳光下
泥土吐出芳香
阳光正好
记忆中的肥田草再现
碧绿的茎叶
紫红色的花
芬芳依旧
今天才知道
她叫紫云英
一个从紫水晶里长出的名字
(陈巧红，邵东市作协会员)

阳光下的紫云英

记得那时初相遇
阳光正好
紫红的花海
将牧笛吹奏
小心地采下一捧
静坐于古老的石板桥上

清 明

梁厚连

清明时节
沉静的山坡或山顶
时而鞭炮声响起
时而一阵风，一阵雨
时而有些熟悉而陌生的人群
涌来又散去

只不过
有些人
能看见
有的看不见
(梁厚连，任职于绥宁县人武部)

古韵轩

西江月·春雷(外三首)

唐国光

霹雳一声震响，笑嫣然。
春来万物兴隆。尧天自古延今探奥
舜日气蓬蓬，阵阵浩妙，博采洞开天。莫
道冰封锁翠岩，志不

日月星辰轮转，唯争
阴晴风雨无穷。唯争
朝夕抖雄风，华夏齐
圆绮梦。

一丛花·咏徐冰云先生

栽花岁岁又年年，吐蕊竞芳妍。辛
劳汗水勤浇灌，多情
意、倾爱无边，春夏耕
云，秋冬播雨，最喜果
团圆。

晨迎日出笑衔山，侍弄舞云烟。千
思万虑从长计，百花
香、朵朵争先。嗟叹
此生，鞠躬尽瘁，岂可
得高眠。

武陵春·读史

花绽窗前香馥馥，(唐国光，武冈
人，湖南省诗词协会
地都梁古道边，蕙草
会员)

浣溪沙·吟春花

杨焕湘

桃花

一夜春声一夜风，醒来只看笑颜红。痴
迷多少蝶和蜂。
梦得曾栽曾亦爱，崔郎更恋更相逢。任
谁一见独情钟。

梨花

不用吾求不用賒，春来一袭白婚纱。微
开笑口醉云霞。
嫂子浇园怀有梦，孔融让果岂图夸。年
年岁岁发新芽。

油菜花

满垄婷婷满垄黄，蜂亲蝶吻袖盈香。农
家院里笑声狂。
侄子欲开油榨厂，姑姑要建大商场。村
民脸上放豪光。

(杨焕湘，邵阳市诗词协会会员)



生机

杨运焰 摄

樟树垅茶座

风揉雨练雪羞比

——说李花

黄三畅

桃花李花各有特点。《格物
丛话》说，“桃李二花，同时并
开，而李之淡泊、纤秣、香雅、洁
密，兼可夜盼，有非桃之所得而
咏者”。咏桃花的诗多，咏李花
的诗也不计其数。

唐太宗李世民《赋得李》：
“玉衡流桂圃，成蹊正可寻。莺
啼密叶外，蝶戏脆花心。丽景
观朝彩，轻烟散夕阴。暂顾晖
章侧，还眺灵山林。”第二联以
莺啼和蝶戏，衬托李花之美。
第三联说李花可早晨观赏，也
可傍晚观赏。

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开
头几句是这样的：“江陵城西二
月尾，花不见桃惟见李。风揉
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
涘。君知此处花何似，白花倒
烛天夜明……”说的是二月尾，
桃花谢了，李花还盛开，白得
“雪羞比”，成片的李花则如“波
涛翻空”不见涯涘。晚上观赏，
觉得天也被李花映照得明亮了。
宋人杨万里读了韩愈这首诗，
写了《读退之〈李花〉诗并序》，
序是这样的：“桃李岁岁同时
并开，而退之有‘花不见桃惟

见李’之句，殊不可解。因晚登
碧落堂，望隔江桃皆暗，而李独
明，乃悟其妙。”也许杨万里读
了韩愈的咏李诗才注意到，桃
花黯然谢了，李花还在为春天
敷彩。

欧阳修的《和圣俞感李花》
是这样的：“昨日摘花初见桃，
今日摘花还见李。晴风暖日苦
相催，春物所余知有几。中年
多病壮心衰，对酒思归未及
归。不及墙根花与草，春来随
处自芳菲。”感慨人生易老，应
及时归返。又感慨人生不如花
和草，能够随处“芳菲”。

杨万里《李花》诗：“李花宜
远更宜繁，惟远惟繁更足看。
莫学江梅作疏影，家风各自一
般般。”他认为李花要远看，而
且李花越繁多越好看。辛弃疾
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
头荠菜花”。城里的私家园林
和大众公园里，春来应该有李
花盛开，但要观李花，不如去山
野，有荠菜花等小花陪衬的李
花，更好看呢。

(黄三畅，武冈市二中退休
教师)

乡土视野

扯竹笋

申云贵

“荒林春足雨，新笋迸龙雏。”去。

清明时节，细雨纷飞，山上的竹笋
像一个个调皮的孩子，争先恐后从
泥土里挺起纤细的身子。在物质
匮乏的年代，其貌不扬的竹笋也算
得上难得的美味。扯一把竹笋，剥
了笋衣，切成小段，加一个鸡蛋，放
油锅里炒，快熟时再放些辣椒粉，
那真是又辣又香又鲜。吃一口，满
嘴都是春天的味道。

小时候，每到清明前后，村里
就有人到山中扯竹笋。看到大人
们拿着大把鲜嫩的竹笋回家，我们
这些孩子也心痒难挠，总想找个机
会为家里做点贡献。可扯竹笋要
到离家很远的大山，父母是绝对不
会允许的。

这天放学回家，石伢子约我去
扯竹笋。我们当然不是去远处
的大山，而是去老叔爷屋后——那
里有棵竹子，长得郁郁葱葱。我们
偷偷来到老叔爷屋后，那儿竹子
周围果然长出了竹笋，有的纤纤细
细，只有拇指大小；有的矮矮胖胖，
比手臂还粗。我们欢呼一声，就要
动手。老叔爷来了，身后还跟着大
黄狗。老叔爷眼一瞪，大声喝问：
“你们两个鬼崽崽，是不是想偷我
家的笋子？”我们一听，哪敢作声，
撒腿就跑。

没扯着竹笋，我们好不懊恼。
石伢子说：“干脆，我们去燕形山
扯竹笋。”燕形山就在村后，山不
高，一边坡很平缓，种着麦子和蚕
豆；一边坡很陡，长着茅草和杂树。
陡坡很少有人上去，没听说上面有
竹子。石伢子见我信将疑的样子，
拍着胸脯说：“燕形山真的有竹
子，去年我大伯还在山上砍了一
根细竹子作钓鱼竿。”听他这么
说，我信了，两个人屁颠屁颠向燕
形山跑

阳光倾注在山坡，像稀薄的橙
汁。苦楝树的枝头缀满了新叶，柳
树拖着长长的细辫子，桃花红了，
李花白了，一丛丛映山红红艳艳地
笑着。山坡很陡峭，也没有路，我
们要用手拽着树枝才能前行。走
了一会，我的手就被荆棘划出了
血，衣服也破了。可我一点也不在
乎，脑子里只想着竹笋。终于看到
了竹子，是一丛翠绿的毛竹。有竹
子就有笋子。我低下头仔细搜寻，
果然，茅草丛中，杂树后面，一根
小竹笋穿着褐色的外衣，探出尖尖
的小脑袋，仿佛在好奇地打量我们
这两个不速之客。我握住一根拇
指粗的竹笋，使劲一扯，竹笋应声
而断。而我由于用力过大，站立不
稳，整个人向坡下滚去。慌乱中，
我抓住了一棵小树，才稳住了身
体，可手和脚已经鲜血直流。石
伢子把我拉上去，说：“竹笋很嫩，
不要用力扯。你坐在这里不要动，
我一个人去扯。”惊魂甫定的我一
个劲地点头。于是，石伢子一手拽
着树枝，一手扯竹笋，每扯一根，
就丢到我身旁。我脱下上衣，做了
个包袱，把石伢子丢来的竹笋都
放进包袱里。

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也下了
山。我打开包袱，里面只有十几根
竹笋。石伢子说：“你的手和脚都
出血了，这些竹笋都给你，下次我
们去扯笋子，你多分一点给我。”
我听了石伢子的话，眼泪都差点
流了出来。

我拿着一小把竹笋，石伢子
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我们蹦蹦跳跳
往家走去，快乐和幸福洒落在铺
满春阳的乡间小路……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员)